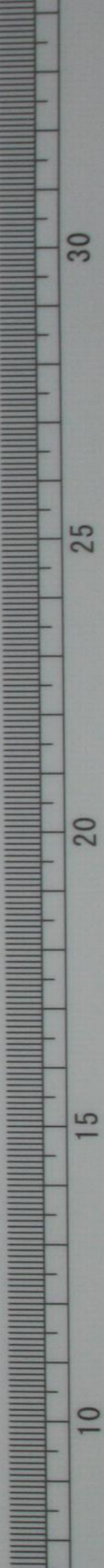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十七
十八

| |
|------|
| 113 |
| 1056 |
| 10 |



413
1056
10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七

蘇洵明允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審勢

二策是老蘇畢生心血所注其文亦覃思研精而成非淺人所能窺

大抵本於賈生治安第一策而間以封建論局法審勢似封建論而奇峭不及焉

審敵似治安策第一章而變殆逼之

○先○揭○尚○字○隱○含○全○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

以上虛冒引起

何則二字管到後段不可救上者乘之矣句

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

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已注重在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此處惠並論而神理衰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

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幾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

以上強弱對舉。兩而相形。無甚輕重。以下方。歸重於一邊。其實以上乃以下之序。引耳。是與封建論異處也。沈曰。竟全說宋弱。失立言之体。而文勢亦平平。偏從強。

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遊。各固其國。以相侵伐。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

勢說到弱政見轉弱為強只在一振作間也

說周秦處体方未見波瀾至說本朝處乃洶湧層出可強之勢此可字生後面許多議論

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名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情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

審勢一篇分為兩截以上論勢以下論勢截之術看佗变化章法不與周秦一樣處然雖借如况今數個虛字斡旋全身有許大力量

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數出弱宋之弊所以宜於用威羗胡疆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疆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疆焉者以此也有後蘇氏景長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疆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

忽挿入齊事然後及本朝事出人意表

是老蘇每每拈出為談柄者

是可強之勢注脚故不脫勢字

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彊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名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

三蘇學皆本申韓往往有此論然亦宋時救弊之策莫過於此也。後來東坡在志林中論秦始皇扶蘇始說刑法之不及平恕乃為正論

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眾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輕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棄弱之患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世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

不脫秦字文有收

拾

此段因或者之間

遂收全篇大似封

建論

沈曰論湯武寬嚴

處恐亦未然

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

書又云代虐以

當時曰時日曷喪

沈曰桓公任刑文公長者此皆曲說不可為典要也

歸宿勢字

情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儲同人云：上下古今須有不可磨滅之言，而後可以懾服千古。如此篇周以弱政濟弱勢，秦以強政

儲評的當其實老
蘇學子厚馬爾

濟強勢而宋以弱政敗強勢蓋言之不可磨滅者也。子厚之論封建也。秦有叛民而無叛吏。漢有叛國而無叛郡。唐有叛將而無叛州。以一言綜一代其精鑿與老蘇同。所以磨滅不得尚威乃一篇之主。此為弱宋言。真對症發藥。非謂從古治天下者。總以尚威用刑為上理也。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獨非純王之治乎。讀古人書。正須相度時勢。○宋君臣間實處弱勢。老泉挾此以聳動人主。立言不得不然。猶賈生對漢文云。厝火置之積薪之上而未及然也。此策亦全學長沙。

薪之上而未及然也。此策亦全學長沙。

余弱冠左右喜誦老蘇二策以為二篇無優劣今歲四十有三矣再出讀之審敵篇法章法句法無一不出人意表優審勢不啻數十等也壬午孟春晦日閏月朔某識審勢篇篇法整然至審敵則神出鬼沒不可端倪余用刀斷亂絲法截為四大段中三段皆以雖然二字反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昔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

振

三蘇立論皆於破題着力籠罩全篇大意而獨此二策虛冒引起蓋大篇之体宜然也

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迄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

以上論北胡非外
憂其志非小
每一改端皆以何
也二字反振

之疆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

此二段全篇精神
所注踴躍震動筆
力雄變生而下無
敵手

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速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

沈曰從志不在小
又折出志不欲戰
深匿之情邀賂之
詐曲曲傳出

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
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然以愚度之
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
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
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
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
其奸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
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
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
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

送石昌言文已見

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
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
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
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
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
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
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欲
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
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無功於吾
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

泛論漢時勢過詳
如不甚關係當世
然石晉賂契丹其
後遂不可復其勢
猶漢封同姓出不
得已故借古以形
今也

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
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
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
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
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
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
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
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
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七
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

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
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
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
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
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
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
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
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
將有遠禍。與其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己不及。見謂可
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

用亦不能用則難免也。長句曲筆他人不解。

激昂頓挫議論風生是等處何減賈生哉

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

直就量錯為結其實明自己勿賂之策非愚計絕奇

以上反覆說其勢以下方說要下手處

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祐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量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

以犬喻契丹以弊
船喻宋以叫呼跳
跟以氣先者喻宋
與契丹之戰三喻
愈出愈妙妙皆在
百忙中忽挿入之
故章法變動

人怯吾可以先聲脇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
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
此言我之待之
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
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
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
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
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
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
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
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

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
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
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空不然徒自弊其力於
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
寔之說
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
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
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
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
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
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

上段結以是量錯所以為愚也末段結以嗚呼是七國之勢也緊相呼應然此結最出人意外有高峰墜石勢

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夫國之引賈生語見貴於乘時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句遠應勿賂主戰。一篇大旨。敵之所以要我。與我之所以待敵。一一曲中其情。所料者。契丹而後。日金人。愚宋之術。已預見其肺腑矣。上匹賈生治安策。夫何愧焉。○幾策二篇。公之本領。識見已具於此。故先以獻歐陽公。而於上田樞密書。復提出言之。此生平得意作也。

任相 衡論之一

三代以下優禮大臣。未有如趙宋之厚者。而老蘇責其無禮。故沈評疑之。余以為是未窺破老蘇立論之意者。老蘇恃責其待大臣過厚。不能用刑。加其身而已。這老於九原必點頭。余說也。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概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

蘇意不在接之以禮而在重責之上

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輿。有病相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

他日子瞻作策別屬法禁一篇大意如此篇是蘇家傳授心法亦是當時對症之藥也

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亦非古人君待臣之義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

此詩八句... 卷十七

沈曰明仁宗孝宗呼宰相為先生賜之坐稱為盛事

一篇議論皆自是出

是老蘇之所大不滿意處

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名胥吏耳宋代已然可慨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此大槪待臣下之詞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則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有事朝廷憂懼之

禮責對待終篇使人不能覺是其縱橫之術牢罩當時并及後世讀者不墮其雲霧中可也

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即賈誼治安策意而曲暢言之中間不重於用禮亦不果於用刑去相而出之大藩鎮此猶宋代之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十七

古言八家文讀本 卷十七

厚以後更不可問矣。君臣一德，協恭交贊，令人懷古而嘒然也。

○御將 衡論之一

老蘇起法喜用碎句是二子所不及

殺之二字甚辣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是不為也；不以術，不足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

曾評八家文讀本

卷十七

七

此詩先家文詩

以上說才將可御
而用之以下說御
才將之術有大小
之別

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
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
以適於用。况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
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
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
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
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
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
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
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

藝祖以江南未平
不大拜曹彬先賞
未是後賞亦未非
也余則曰先賞而
不盡可也

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
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
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
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
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
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
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驥驥者其志
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
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
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史記卷之九十八 韓彭彭之志

韓信王齊不肯出兵救漢及垓下許封楚之說然後肯來此時許封而未實與之也故來使其實與則亦泰然不動耳滅項氏定天下豈韓彭之志哉

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文意已盡故不更作收轉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

以樊灌比鷹甚切

先賞後賞兩意層層寫來至末歸到先賞上為結處篇法變化結勁有力二子每

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

留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之九十八

每學之

帝可謂知大計矣。

從賢將引出才將。於才將中分出才大才小二項。後引高祖為御才大者之証。正喻相主反覆曲暢。此亦縱橫家之術也。

貴道德而賤才能
猶可貴門地而賤
才能本邦通習使
老蘇見之謂之何
哉

百官肅云云語過
重所以來沈譏

養才 衡論之一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為仁。孑孑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吏為將。而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握以進也。今有二

士言八大家文讀本

以上非冒論乃虛

引耳

沈曰道易假託而

不易勉強老泉看

道太輕所云者乃

文貌非道也

此段通体扼要處

謂之冒題可也

以下承題亦是講

老蘇胸中有一種

不平之氣故不自

人馬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
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
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
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
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
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為此者亦有由矣
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
常好自負踈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
邊鄙而四夷懼云云耶天下禍亂每起此種人老
叫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
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倏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

日子瞻策畧亦言
此意

此篇可示人主宰
相不可示人家子
弟

上面無數波折直
到此極言其弊

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於嚮
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撲撒小
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
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
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
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
極於外故不待於恣而後為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
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
不越法踰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
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十一

十一

本朝有大江廣元

士言

卷一

三

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

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

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

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

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

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

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

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况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

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

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

以上引證

蘇家讀古經每每

有別眼拈來為證

精神倍常世間迂

儒夢想所不及

此段如昌黎上宰

相第三書若又舉

吐握則陳腐不耐

矣

以下掉尾

有此一段纔是周

匝矣

遠慮篇絕妙此選

不取何哉

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怨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貫其
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
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為奇傑而欲
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
傑之所為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
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
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
而真奇傑者出矣
大意謂奔蹏之馬可致千里負俗累之士可立功
名國家宜收羅於平日不應繩以文法急而求之

甚或加以刑法。使之北走胡南走越也。議論發越。鋒銛四露。自是老泉本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昌言名揚休善為詩

宋人送序當推此篇為第一雖昌黎恐無此奇傑處蓋善學史遷者也此段似史記盧縮傳文一氣呵成着段落乃失之矣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

自嬉戲啖棗栗叙到建大旆從騎數百乃有姿態

一本万里之外無之字

建大旆云云無此

數語無色態

富貴不足恠百忙

中捕此句不獨自

占地步語有波折

得彭任話為議論
根本又加色態

通篇不着議論至
此曰嗚呼何其不
思之甚也此一句

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
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
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恠吾於
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
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
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
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
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
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
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

是議論已而忽引
史記一事又曰今
之匈奴云云此句
是議論結尾

引孟子一句此纔
是送石昌言正面
文字也簡勁奇拔

千古無兩

蘇氏之文每逞議
論讀之時覺可厭

如東坡前赤壁末
段是也獨此文開

開自平昔通好叙
起又叙出使意氣

又叙北虜情狀通

平城之域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
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為贈
不辱君命丈夫一生節目故鄭重言之末段強而
示之弱弱而示之強深於兵法

蘇氏族譜引

體敘事未尾議論
唯三句是文品所
以獨高讀之万遍
不厭也
上段學公毅文体
下段叙已所以作
譜之意文之整嚴
而腴膩者
親盡云云已伏下
段意氣脉相貫學
文者當悟此訣
沈曰宋興百年族
法未立有之自蘇
氏族譜始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

榘一語為結非此
則系之以詩句不
可着

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

沈曰詩亦真至而用韻似雜真庚侵從來不相通也

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從極親到極疎則孝弟亦有時而窮唯其有時而窮所以當及時而盡也情辭雙到惻惻動人○族譜亭記篇面目太粗

張孟州畫像記

極莊重文字蓋學韓之平淮西碑而變其面目

張孟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且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眾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眾曰

莊重文字不可着議論着議論則以某曰改端是常法

用意古雅不類這翁他文

沈曰苦心廻幹表揚張公亦以周旋故土

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噐之歛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張公口中發出所以安蜀之本妙用待字以破蜀人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砥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

借張益州口中論從前官吏待蜀人之非文為之而作者耳

纔拍着畫像

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久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

此詩分家又請本

稱道益州處一言萬鈞

老蘇自言其文所原有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語蓋平生讀風雅至熟故如此詩雖韓柳擬古不能過焉宋諸家皆不及也

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久慷慨有天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

旗纛舒舒條桑滌場草木伐鼓閨闈禾麻倉庾等瑣碎悉備皆序文中所未叙及是序詩相讓法也而結尾只一句公像在堂究不脫畫像記是老蘇文之有典有則者

禾麻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歸本於待蜀人之厚見公之靜鎮上承天子之意以下安遠人之心畫像以祀之不容已也詩亦古茂不靡

曾子八大家文讀本

卷十二

蘇文

此文重複不厭頗似老歐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入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泊沉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

無他曲折唯是重複上文而似有無數曲折所謂天下至文也

宛然三蘇真像也

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入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有所敬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前以幸不幸歸本數字。後從數字轉出理字。極變幻中自成章法。諸同人先生評為累基勢轉九手。

良然。

仲兄字文甫說

范曄自贊其文清雄奔放似過秦論。范文縟而滯此四字下不得子載下。唯眉山父子文可承當此四字此四字唯水可以喻之。宜乎明允之有取於水也。子瞻作清風閣記。言語雖妙不似此篇之周到。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其可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泗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

地論少... 言本

卷十

形容風水相遭處亦自嬌麗誰謂蘇文有骨無肉也

對舉風水然後合叙風水未層疊風水以申上意又以玉与組綉形風水之文而歸到於人文有次第

以上他人亦可言以下非明允不能言有此一段乃可

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感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泊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紫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

誦

它日子瞻自稱其文如萬斛泉源泉源意原於此

到底不脫吾兄

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形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無意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二語道盡文章妙理。彼道不足而強言者。惡足以語此。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十一

二

此言八家文讀本

卷十八

增評

辨奸與此篇並這
老文字有經驗者
乃知它文未經驗
者施之實用舉皆
如此然如策北虜
之必來它日亦自
有驗不啻著龜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
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節也。
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
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
矣。

二子性情才術遭逢。究竟已定於此。○文共八十
一言耳。讀之如有濤瀾動盪不可遏抑之勢。大奇。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八

蘇軾子瞻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議學校貢舉劄子

東坡劄子奏狀皆
中年以後老成不
似策論縱橫激昂
有喜事之態然亦
其時勢異故焉耳

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今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
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
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
未嘗無入。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
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
侍從猶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八

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彊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

儒者之說往往如此說來使人欲笑

以上論學校以下論貢舉長短不齊以所論事有多少也

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_也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為精？言語文章，與今孰為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為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為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

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近。日。應。孝。廉。方。正。者。并。不。必。割。股。廬。墓。等。事。此。又。孝。取。久。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

此言分家文論本

以上歷論法之不

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
詩賦者去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
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
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榜取人
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
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
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
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
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以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
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

便至此總結一筆
然後說着手

着實下手處在此

別欲告者

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
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
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
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
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
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為笑
故孔子罕言命則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
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
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粥書於市

曾評八大家文讀本

卷十八

四

此豈真能伏下案

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議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議者。雖工必黜。則風俗近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時上從王安石議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策論試

而况一轉妙

士。又立太學生三舍法。又用安石三經新義。頒於學官。其言似可聽。而其實適使人廢學也。東坡此議。欲即於舊所行法中得取士之實。不必紛紛變易。恐變易之中弊即叢生也。歐公亦嘗言取士以文類浮而少實。及臨事設施。奮於事業。不可勝數。所見正復相同。○公上此議。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召對。既稱旨。遂諫買浙燈事。復見納。乃上書言新法不便狀。此進言次第也。

諫買浙燈狀

宋史本傳云挺挺大節群臣莫出其右讀此已見其忠槩直氣率先天下筆挾風霜此等之謂也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

臣雖至愚至如勿買十轉筆力曲折無不如意夫子自道信哉大孝百姓拈兩古言為上下過渡處信手得來不費搜

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攸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賣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

索

諫買燈止於此以可不慎畏起下以下皆因警發新法之害語意隱躍而總不脫買燈題目苦心妙手

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此與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斬絕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與可不畏與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

而又二字後段惟當二字皆引歸本題

消讒慝之口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敝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况於吾徒哉指皇族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

一論既畢因以故事相類者叙不可

不言之意

買燈事小猶須力
言況大於買燈者
乎意在言外
應動法堯舜

應以身試其小者

可。明皇遣使江南採鷓鴣。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
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
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盃子妝具
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使陛
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
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
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
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僚。親見其事。若又不言。
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
於此者。忍不為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

動以情。折以理。既品直亦婉曲。嚴主亦當霽容。陸
務觀有感於腸。斷當時諫浙燈也。未信而諫者。應
以此為法。

上神宗皇帝書

年月日具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引自
 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蒞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
 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
 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
 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
 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
 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
 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
 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

乘行異入
 句句變動皆中其
 所大欲

前後兩書過接處

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
 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
 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
 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
 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
 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
 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
 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
 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

沈曰三大綱中尤
 以結人心為主以
 安石新法皆拂人

心事也故此條暢言之

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喻注出此句是漆力法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

人主讀至此誰不毛骨俱悚

同衆自用者錯綜引證至此雙關收上

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箱上起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名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

今陛下之句結前起下過渡處一頓

留平入大家文讀本

卷十八

蘇家慣手

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
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
制置司一綱遣使水利雇役均輸青苗逐條說去
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
凡數日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
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
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
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
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
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
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

再過渡轉下仍用
前語勢一頓

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
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
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
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
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
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
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
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
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文氣似孟子

似孟子毀明堂對

結人心之意時時

提醒於文字間今

皆着圈

求利之器也。驅篇中引喻鷹犬而赴林藪。語雙行人曰：我非獵也。不
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名
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名
和氣復入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
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
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
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
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
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
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

絕妙譬喻寫當時
情狀如畫非坡翁
之筆曷能至此

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
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
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
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
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
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
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三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
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
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
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似賈誼治安策中使管仲愚人則可語

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時舊相皆已引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

以其切中今弊故盡叙其言

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揚場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

以其符合今弊故盡叙其事

沈曰就遣使中分出
不便於民四件

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澆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

沈曰此論興水利之害

論利害處皆數句破的有用之文有力之筆

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

洞達人情至此非尋常文士所企而文之曲盡其意亦非俗吏所望是這翁所以絕出古今沈曰此論雇役之害

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入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舉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

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比例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

託之後世妙

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
 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
 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
 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
 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
 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
 調。以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於賦歛之數。以定兩
 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
 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
 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

沈曰於雇役中又
抽出均役言之

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
 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
 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
 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
 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
 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
 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
 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
 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
 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

人心怨也

引孟子作西段過渡

沈曰此論青苗之害

又託之後世妙

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三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

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上言未必不抑配此言即不抑配而其害已深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

士言八石多言不

反振轉下處每用
臣云云陛下云云

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食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極言常平青苗不兩立之勢二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者為例以實欺蔽之狀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

沈曰此論均輸之害

人心所欲霍光順之也

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制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十八

賦

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久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搭平而前項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

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過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久，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

一怨一樂皆關人

留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八

七

一段

入下段處故為堰
進一層勢文乃不
平板

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疆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富與貧。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疆且富，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

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疴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疴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

沈曰以下言厚風俗之事凡四

以下不必分數目一滾說去

沈曰崇寬厚

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

歷證故事至本朝乃提筆

就本朝事趨勢入

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

今事

沈曰去苛察

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久。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

沈曰抑僥倖

引證故事特詳賈
生借賈生折今時
用武之說也文有
波瀾

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况其他乎。世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

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此又影射安石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

沈曰舉積勞

挿一句提醒主意

天下常調舉生妄心取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

沈曰東住厚風俗

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

曲折如游龍

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太祖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十一

三

論紀綱段最短故
數提醒本意筆勢
變化

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
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
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
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
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
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
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
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安懿稱尊事本非入主
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
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

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
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
能振起養之使生若推折之則庸儒之矣國之樂何樂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
致入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
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
鄙夫之患矣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
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
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
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

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
所。以。章。蔡。秉。政。之。後。南。朝。死。節。只。李。侍。郎。一。人。
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
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
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
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
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
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
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
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

沈曰東住存紀綱

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
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
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
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
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
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
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
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
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
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

臣與陛下對敵極
於此以而臣之為
計一轉以陛下不
為此承之再以呀

以不懼臣之所懼
一轉以死亡不辭
但恐云云承之為
結歸宿於感陛下
聽其一言惟陛下
憐其愚忠數句

三言及對叔人心
厚風俗振紀綱

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
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
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
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
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
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
治太速。進久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
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
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
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

末段數轉語意酷
似范雎對秦王語
以蘇秦張儀之辨
行龍逢比干之諫
老泉所言蓋于瞻
奉以周旋也

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
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
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
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
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三段分應提綱。寓排比於散行之中。正意未足處。
都以喻意醒之。極愷摯。亦極婉曲。告君之體。自應
如此。○賈長沙之雄恣。陸宣公之整頓。兼而有之。
○三大段中。藏得無數小斷落。作大片段文字者。
須知此法。

前書六十餘言不如此書千餘字沈着痛快蓋前書數日構成此書一時憤懣衝口而發者有天人分別也

名言如刀斷物

再上皇帝書
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於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定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由加粉

改過通篇血脈
字通篇神理

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歛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廼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識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卒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

挿此段為波瀾意
愈痛切言愈精采
自改過之吝生來

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
外權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
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滌乖僻追還使者而
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
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
可紵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
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
三路臣以為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
而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
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

自試字生出小用
二意而直說到亡
字上

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論以聳動陛
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
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
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
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
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
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
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
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
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

列疏四人懷怨而重在於士失望故結後再洗發之文亦有波

今未見也着此一

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使不能誦記時安石欲行廢進士復明經之法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

勺大有頓折

希合苟容句叔上生下甚是筋節

篇首言改過不吝次說青苗抑配非悔悟忽入民軍吏士四節至版蕩土

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收。版。蕩。止。土。崩。乎。去。年。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廼。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為。陛。下。官。吏。不。

萌而止又自希合
諛諛入青苗抑配
之說以其勢然也
住着以文過遂非
應篇首叙之縱橫
自在而血脉神理
甚明所以為東坡

又以古事為引證
致丁寧其實自文
過遂非生出
宋氏之乱亦成於
此矣可勝痛哭

自士失望抽一絲

亦難乎故臣以為難而小民受累自不待言矣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
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
平而今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
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克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
愷戮力排之及克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
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曰賈公
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克復留則晉氏
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
其黨破壞是以為之計謀遊說者眾也今天下賢者
亦將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

米為結

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
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頌
以待誅殛

即前書之意而申言之前曲而暢此簡而切分疏
四人失望處即木石亦當動心矣無如邪說鋼蔽
於中而近習小人又朝夕彌縫之所以正終不能
勝邪也千古一轍付之浩歎○自古喪亂每由盤
樂怠教之主若以勵精圖治而國氣斲削幾至敗
亡者惟宋神宗之用王安石專以利言也子瞻指
陳其失幾於痛哭而安石拮據撫其罪致李定等以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八

三

詩句為謗訕。幾死御史臺獄。歐陽公謂言人主過
易言權臣過難信夫。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1350